

激扬
Ji Yang

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

第十一届 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范本

吴 洲◎主编

I wanna fly to the sky.

万卷出版公司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
一等奖获奖者范本

主编◎吴洲

 万卷出版公司

© 吴洲 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激扬. 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奖者范本 / 吴洲主编. -- 2版.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4.4

ISBN 978-7-5470-2464-5

I. ①激… II. ①吴…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3546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数: 257千字

印张: 15

出版时间: 2014年4月第2版

印刷时间: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利

封面设计: 佳艺

封面绘图: 佳艺

ISBN 978-7-5470-2464-5

定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23284627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CONTENTS 目录

宛如花朵，宛如梦

- | | | |
|-----|------------|-------|
| 002 | 圈子里的黄金年代 | 文 陈 充 |
| 010 | 宛如花朵，宛如梦 | 文 朱学颖 |
| 014 | 升学阴谋 | 文 封 雷 |
| 021 | 这个夜晚的喧闹与忧伤 | 文 磨 蔚 |
| 024 | 双六 | 文 徐 衍 |
| 030 | 亲爱的哆啦A梦 | 文 朱学颖 |
| 037 | 味儿 | 文 周 易 |

我在你看不见的角落

- | | | |
|-----|------------------|-------|
| 046 | 我在你看不见的角落 | 文 杨雨辰 |
| 055 | 给Franci | 文 陈 充 |
| 061 | Some Have to Say | 文 李跃琦 |
| 065 | 师生之间 | 文 周晓燕 |

小镇来人

- | | | |
|-----|-------|-------|
| 070 | 小镇来人 | 文 封 雷 |
| 078 | 镜花水月 | 文 郝欣然 |
| 082 | 西甸23号 | 文 姜峥峥 |
| 087 | 江南梦影 | 文 王同心 |
| 096 | 原谅我 | 文 徐 衍 |
| 112 | 喜轿 | 文 姜峥峥 |

麦城的记忆

- | | | |
|-----|------------|-------|
| 116 | 神秘湖 | 文 周晓燕 |
| 124 | 麦城的夜总是绚丽迷人 | 文 王同心 |
| 128 | 游记两篇 | 文 封 雷 |
| 134 | 困，《围城》书评 | 文 刘践实 |
| 138 | 轮回 | 文 周晓燕 |

凤尾花之死

- | | | |
|-----|-----------------|-------|
| 144 | 凤尾花之死 | 文 李晓琳 |
| 155 | 天空的颜色 | 文 晏 宇 |
| 178 | 生活就是这样 | 文 郝欣然 |
| 184 | True Color | 文 李跃琦 |
| 189 | 关于一个NPC的非正常死亡报告 | 文 刘践实 |
| 196 | 在路上 | 文 李跃琦 |
| 199 | 玉碎记 | 文 李晓琳 |

我不过是个忧伤的年轻人

- | | | |
|-----|-------------|-------|
| 208 | 绘事后素 | 文 夏轻辞 |
| 220 | 我不过是个忧伤的年轻人 | 文 磨 蔚 |
| 225 | 惊雷 | 文 夏轻辞 |
| 228 | 展翅 | 文 夏轻辞 |
| 231 | 原来故事是可以这样的 | 文 刘践实 |



宛如花朵，宛如梦

圈子里的黄金年代

宛如花朵，宛如梦

升学阴谋

这个夜晚的喧闹与忧伤

双六

亲爱的哆啦A梦

味儿

● 文 陈 充

● 文 朱学颖

● 文 封 雷

● 文 磨 蔚

● 文 徐 衍

● 文 朱学颖

● 文 周 易

圈子里的黄金年代

002

那年夏天，俺牛逼闪闪地踏进了高中的圈子。

远远地，俺现在观望初中圈子里的日子，那段日子里俺的分数金光闪闪，不似如今的寥落之势。由此，让人无比怀念那个黄金年代。

经过初中三年的圈养，俺完成了被卖到重点高中里继续被圈养的伟大理想，但遗憾的是俺没成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此文仅补当年憾事，聊作回忆。

有些事，当时不便于说的现在要说了。

忆俺怎样在初二尾巴上混

初二是初中最艰难的过渡期。

说实际点，初一小猪仔还能在副科上含着棒棒糖找寻失散的小学余乐。初三的阶级兄弟已呈机械状态，他们看到试卷的第一反应就是抓过来做。这种自虐行为被俺班



[宛如花朵，宛如梦]

主任说成是进入状态了，俺说俺要是到那个地步不是入魔了，就是心灵被摧残得差不多了。

老师们说，俺们现在正处于灌输知识的最好阶段，现在不灌更待何时，肥猪就是这时候养成的。俺说俺们正在学习初三精神——猪仔，就是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

最可恨的是初一小豬仔太用功了，以至于在俺梦都没醒的时候就噫噫地拿着煎饼去上学了。等到俺到学校的时候，俺一看校园里没几个人在走动，俺那时候可高兴啦，俺以为俺起得太早了，学校里还没几个人到呢。俺在心里暗暗感激俺那个梦结束得早啊。可俺很快发现不对劲，初一教学楼传出了读书声，这声音就像俺在梦中指东骂西的呓语，微弱却非常坚定，俺发现那帮小屁猪的读书声居然有帮我重入梦乡的魄力，俺的脑子里出现了俺与张学良并肩作战的情景，俺的脑子短路了。

结果那天俺们班主任老何特地在放学前留给俺们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都初二了，还是初一学生来得早，你们自己想想马上初三了……”老何特地把初三俩字讲得特铿锵有力，俺觉得她瘦小的身躯里一定藏有巨大的能量。

癩子这孩子已经抓紧了双肩书包带，她手指上的汗水已经在书包带上印出条条的痕迹。癩子并不癩，癩子总是把她的头发梳成一个马尾巴，头皮上的发丝乖乖地紧紧贴着，那浅浅的一层毛发远远看去真是可以忽略不计，故俺唤她癩子。癩子的名儿叫喆，她妈说这名儿既吉祥又有哲学家的气质，最重要的是和那姓连在一起叫陈喆陈喆，听起来像存折存折。癩子自己说她那名儿倍儿有个性，标准打字打不出来，只有全拼第三页才有。

“明天都提前十分钟到校，否则都扣1分，班干部加倍扣分。”老何的目光从讲台到垃圾桶游了一圈后，稳稳地落到俺这里，俺立马从神游中走出来，低着头回忆她的那句话，俺从老何的语气中听出了那句话的重要性。当俺意识过来的时候，俺的心嚅嚅地啜泣起来，俺真想找个初一小豬仔抽一顿，害俺本来少得可怜的睡眠时间又少了十分钟。

第二天早晨俺起得早，俺爹从来没见过我起得那么早过。他先是一惊，然后挥一挥手说“娃子再去睡会儿吧”，俺说俺们老师要俺们早点到校，俺听见俺爹去猪圈看了一眼被俺吵醒在乱哼的猪，小声嘀咕说：“现在的娃儿读书连睡觉都不让了，真是



的，人家列宁都说‘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

俺爹是人和猪一个逻辑，猪不睡不长膘，不长膘就不能卖个好价钱，人不睡就不聪明，不聪明就考不上好大学，就俺爹的文化水平能推理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

俺这回提早到学校，特地走到初一部去观光学习了一下。俺经过一个班，那儿的猪仔一哆嗦，胡乱抓把桌上的本儿藏下去，然后一看不是老师，才露出酒窝，探头探脑，拍拍胸口，安心地把本儿放到桌上认真工作起来。俺想这新一代抄作业技术也忒落后了点，俺们班老何还以为这帮小屁猪多刻苦呢，多英明啊老何，多可怜啊俺家的猪少长膘了。

学校里的是宿命的一天。只要那些主课老师有上课或考试的兴趣或欲望，俺们只能像待宰的猪一样接受命运的安排。那天下课的时候，俺和癞子眯着眼睛终于在课程表上找到一节美术课，俺们多喜悦啊，看看后面的钟，数数手指头算离美术课还有多少难熬的时间。就在俺们两眼发光地盯着课程表上的“美”字时，老何拎着白花花的试卷，杀气腾腾地冲进教室。她一转身，把“美”擦去，用红色的粉笔写上一个大大的“数”，然后她一声不吭地开始发试卷考试。

这样莫名其妙地，后面的副课都由主课代替了。俺在做一大堆作业的同时念念不忘音乐考试没考过，美术考试没考过，尽管俺唱歌在幼儿园音就没准过，可比起正儿八经的考试，那些考试真的像玩儿一样，体育老师去旅游了，又该多几次考试了啊。俺奇怪俺的脑细胞倍儿发达，在身经磨难的同时，还能如此活跃地想这些闲事。

俺们班同学也变得神经质起来，比如下课的时候，有同志会说：“我们上节课是英语课，十七班是数学课，可我没听见何老师讲课的声音，莫非他们在考试？那我们下节数学课……”俺们老何教俺们班和十七班数学，按一般的规律来说，现在十七班数学课上的惨状，就是我们的未来。每天课间都有这样小心的猜测，每个人对真假心知肚明，有时候故意不说是为了保存一份美好的期望。

好不容易，熬到初三孩子中考，俺们放假了。初三兄弟为人民谋了不少利益，鸣啦，放五天假啊！我准备在放假期间好好放松放松。

可老何的训话在第一时间打破了俺这懒人偷闲的想法。她说：“这星期是初三中考，下星期是你们期末考，明年的此时是你们中考。”

明年的某时是俺们上战场。俺们现在刻苦学习不仅是为了不让自己在战场上溃不成军，更是为了努力争取攻克某某高地，弄个团长连长等官职当当。

俺那时的年头不好混，庄稼不好种，猪肉不好买。俺为了团长连长那些官职，就努力混到现在。

全校做的一件扯淡的事：背小本

俺们家乡这几年发展得挺快，经济啊，文明啊，卫生啊那是齐头并进，所以年年都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大小一堆。今年创建省的，明年创建全国的，还经常有检查团，国家爱卫会组织前来暗访调查。

他们只要一决定来调查，文件立刻从国家下达省有关部门，再从省下达俺们市，然后从市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下达俺们学校，不过几天的时间，连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俺们学校领导人更是做足了工作。平时不轻易出场的校长老李，总是在这样的时候起重要作用，他特地把俺们叫到大操场集中起来，然后操着半土半洋的中西结合普通话，在上面手舞足蹈，俺们在下面听得迷糊，他自己陶醉得不行。太阳喜欢在此时发出耀眼而炽热的光芒，好像在配合老李考验俺们的革命意志。

其实老李讲了半天，俺们啥也没听清，就听清了一个“初一初二学生统一在读报写字课读教育局发下来的小本儿”，上面不是说经常有检查团、国家爱卫会组织来暗访调查吗，校领导为了家乡的荣誉，就忍痛每天占用俺们的赚分时间，让俺们背小本儿上的东西。检查团会在俺们学校抽几十个同学进行有关知识问答，或知识问卷调查。老李说抽到了没答上的可怜儿要全校点名批评，还要处分，所在班级三个月内评不了文明班级，还要……这一项项措施听起来也太恐怖了。

俺们下面一阵骚动，俺们谁也不愿意被抽到。被抽到的同志也只能承认今年烧香拜佛没做好。旁边的哥们儿在商量万一哥几个不幸被抽到，该如何脱身。俺后面狡猾的癞子，一边在我身后躲毒辣的阳光，一边抱怨又要背小本儿。

俺心里想俺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不影响俺爱国爱家乡的思想。可俺如果爱了家乡，就不能爱自己了，自己的分数就要减慢它上涨的速度。一节课的时间，俺如果背



小本儿，还不一定被抽到，但是俺要少做多少题目，少赚多少分数啊！这么一计算，俺觉得俺还是以学业为重。俺是想这样的，问题是条件根本不允许，老何坐在上面，明摆着是“一览众山小”，她在监督俺们背小本儿。俺活了这么多年，也不能不效仿同桌挂羊头卖狗肉了：上面摊小本儿，下面塞教科书。虚则在认真贯彻老李看小本儿的思想，实则在冥思苦想这题目的解法。

俺们班不是每个人都像俺这样的，俺们班小元同学就比俺乖很多，她倍儿严肃地拿着小本儿背，神情虔诚恭敬。她估算能力不比俺差，她也想多赚几分，可谁让她爹是市长呢。她都不起模范带头作用，俺爹是农民，俺就更不用背小本儿了。这样一分析，俺从她脸上也多少瞧出几分无奈与矛盾。

这以后，只要老李一说到评某某城市到了最后阶段，某某检查团要来了，俺们就非常团结地小声叹息，唉，又要背小本儿了。这似乎成了一种习惯。可那次，老李总算说出一点不一样的内容，他把俺们叫到操场上，说：“万一这次来的某某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来了，检查团抽到你了，要你填一张表格，表格一共有A、B、C三栏，A栏最好，C栏最差，同学们要尽量在A栏打勾，往最好的写，当然小本儿还是要背的。”俺们下面一片唏嘘，癞子在后面恶狠狠地说：“靠，丫的最好别抽到我，抽到我就全往C栏打，不是不计名吗。”

俺觉得俺们家乡有一千个一万个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的牌匾，也比不上俺们食堂供应鸡腿来得实在。这瞎子都看得出来，检查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过不了几天，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检查团被俺家乡的地痞流氓给揍了。据说，俺们市领导在他们酒足饭饱后把检查团同志送回宾馆，可谁知那检查团的几位同志太恪尽职守了，都深更半夜了还要出来暗访一下，正好遇上了正愁没钱的小流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可怜派出所同志到事发之地一看，几位挨揍者不是本地居民，他们也学习领导作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撤了，没把这事遏制在萌芽之中。直到几位警察同志醒悟过来，时间已经过去45分，小流氓也溜之大吉了。

当这事在教室里传得沸沸扬扬时，俺发现小元有点灰心丧气的样子，其他同学有的同情该扣奖金的派出所同志，有的一扔小本儿说：“得罪了检查团，咱再背小本儿也没用了。”

背小本儿本来就是扯淡。和谐社会难道是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的牌匾堆砌起来的金属堆吗？

追忆老李把电门拉掉前后

俺们学校经过前几年的大兴土木之后，变得美丽多了。可孩子们不是被俺们美丽的校园吸引，才乖乖进俺们学校的。俺们学校招生最狠的一招是：每个教室有两个空调。这个有利条件在俺们家乡只有俺们学校有，这就意味着，在炎炎夏日，俺们比别的学校的人……

这就是俺们老李高人一等的地方，错就错在俺们忘了问一句话：“这空调夏天开不？”当时大家都兴奋坏了，盯着俩空调做美梦，哪会想到这么尖锐的问题。俺们不得不承认，老李这几年的校长没白当，这老谋深算的家伙，哼哼。

俺们教室也不例外，也有俩空调，这俩空调上边还有一条条塑料柳条作装饰，让人联想起河边的凉风吹动柳枝，的确是赏心悦目。可这俩空调只有人工联想产生凉意的作用，俺们学校的空调外貌美，就退化了作用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告诉俺们这号空调比其他的多进化了一步。

由于那俩空调一直没吹出风来，外地口音浓重的癞子不信这个真理，她常问俺：“这空掉（空调）啥时候开？”俺也觉得空调空掉了。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啊。

全班同学一直都对空调耿耿于怀，有一次上科学课，老师想举氟里昂应用在生活中例子，偶然看到俩空调就问：“我们教室的两个空定制冷的原理是什么？”只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小陶大声喊道：“老师，你弄错了，我们教室的空调根本不制冷，它们是上级领导检查我们学校时用的。”俺从来不知道小陶的觉悟这么高，俺们大彻大悟，俺们终于不对它们抱希望，俺那点小小的虚荣心发出了碎裂的声音。

后来俺们再也不提空调的事，倒是有一天小陶红着脖子冲进教室吼了一声：“八班开了空调哩。”这一吼又引起大家对空调的臆测，其他班开空调，俺们班为啥不行啊。

小陶和涛子热得不行了，他们索性爬上桌子，去鼓捣那玩意儿，女生帮着找空调

的遥控器，翻乱了讲台也没找到。老何在这个时候冲进来，她说开空调这事应该早有同学跟她说，开了空调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后来，那俩空调被小陶和涛子撬开鼓捣了一阵，终于吹出一点凉风来了，尽管教室里还是热，可大伙都很高兴，一个个笑咪咪地用纸巾抹着汗，像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似的。

到了中午这俩空调停了，俺还没听说过空调也爱午睡的。小陶和涛子回家了，其他一些同学上去鼓捣了，鼓捣了半天也没用，手动开空调不灵了么？只怪这俩空调太有人样了。还有不甘心的同学说是电路出问题了，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路过俩空调的时候都望望它们，然后揣着希望问坐在空调下的俺：“空调开了没有？”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涛子和小陶手拉手得意而归，他们八成是想进教室后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成果。俺们一看到他俩来了，立刻让他俩重新鼓捣一下。幸亏老何再次出现，老何沮丧地说：“下来，空调不能开了，校长把电门拉掉了。”俺们都一副欲哭无泪的表情，因为老师办公室都有空调，这以后，俺们就特别珍惜去老师办公室里订正作业的机会。

癞子一直都在说狗屁校长、空调装着不用有什么用之类的话，说了半天她还不知道哪个是校长，俺晕。俺对她说你猜走在俺们前面、拿着烟头的几个哪个是校长。她说：“他们一个个头长得滚圆，身子胖嘟嘟的，我哪知道啊！”俺对她说：“焦裕禄全国太少了，老李他们都吃得全身肥油，头不圆才怪。你看那个南瓜头呢是老李，西瓜头呢是老王，点头哈腰像汉奸的小胡子就是老李的助理。”要不是俺今天热晕了俺才不说这老实话呢。

癞子说：“就是他把电门拉掉了，故意有空调不让开，神经病，空调费不是已经交了。丫的把自己校长室的空调关掉试试！”俺说：“你激动啥，老李现在不在校长室，可那校长室的空调到现在还开着呢。”

俺真想那些领导参观俺们教室时，把空调盖掀开给他们看看里面锈了好多年的废铁，说：“老李早就把电门拉掉了。”其实老李他们也不用如此费钱买空调，费力装空调，费心拉电门，只要制作一百来个空调仿真模型，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由三费变为三省。

圈外的思考

俺在这儿热情地回忆，冷眼观望且嬉笑怒骂，由当年圈里的困惑转为圈外的思考。

默默读书的三年，偶然抬头看看周围，殊不知偶尔一看，看到上述圈事：像表面华丽而果核已经霉变的苹果，像一盘盘看上去色泽鲜亮却已经被污染了的菜肴。

而电视上天天倡导的和谐，是否只求表面的一层糖衣？

宛如花朵，宛如梦

010

依稀记得你当时坚定的目光，仿佛是穿越亿万光年抵达我眼中的一束光，带着满满的勇气与自信。

我相信你会坚持下去。我相信你可以坚持下去。

我，是真的，相信了呀。

一直都知道你害怕有天会失去笔端的力量，你说那是足以让你窒息的巨大空虚。所以我总以为你会就这样一天天地写下去，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外界的种种压力。毕竟，你曾有过那样让人充满希望的目光。

这一切直至昨天之前都被完好无损地延续了下来，仿佛一个冗长却充满温情的梦境。我看着镜子里的你，苍白的面容，干枯凌乱的头发，以及抿得紧紧的嘴唇。随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响起：“我，还是要放弃了呢。”

难以置信。

我不可思议地问你：“为什么啊？明明当初是下了那么大的决心的啊，怎么会要放弃了呢？！”你合上眼帘，睫毛轻颤，没有开口。我不禁提高了嗓音，“是谁当初为了写稿子整夜整夜地熬？是谁在不被理解的时候依旧不肯妥协？是谁说无论如何绝

对不会放弃梦想的啊？”

你猛地睁开眼睛，眼眶中没有泪，却微微泛红，“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想开口说些什么，你却突然崩溃似的朝我喊道：“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坚持下去的你知不知道啊！”

你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我的手却没有了抬起来的力气。

其实，我都知道。

那天我看见你被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叫起来，她手里的一叠卷子被摔得“啪啪”响，伴随着的是极其不满的训斥：“这道题目明明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你怎么还是错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想要在我这里浑水摸鱼是不可能的！”虽然最后一句是对全班说的，你却感觉到那一字一句都敲在你的心上，胸口发出浑浊的回音。

坐下之后，你看见班里同学同情的目光，心脏好像一下子被揪紧。你匆忙而狼狈地低下了头。

接下来的英语课上，老师把上星期做的2008年高考卷发下来。

你悄悄地把七字头的分数用修正带压住。老师在讲台上说：“这因为是高考卷，所以大家现在分不高没关系，一年后大家一定会有进步的。这次的平均分是九十点几，所以只要是八十分以上的都不用太担心……”很普通的一番话，却微妙地把你与那些“不用担心”的人划清了界限，换言之，你是属于“需要担心”的那一群人。

那节课你走神了。由于黄梅天的关系，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天空中翻滚着墨色的乌云，“轰隆隆”的雷声伴随着“劈里啪啦”的雨声灌入耳朵。只是不管是“轰隆隆”还是“劈里啪啦”都和这两天一样令人讨厌。

和自己一样，讨厌。

还有，在语文课上，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师用清晰响亮的声音报着这次考试前半部分阅读做得好的同学。你下意识地坐直身子，几个名字很快就过去了，却没有你的。你看见老师在名单上寻找有没有遗漏的，随即他说，哦，还漏了一个。你脸部的表情渐渐缓和下来，但马上听到的却不是你的名字。

是可以称作死党的她，对方脸上的表情充满意外的惊喜。是并不擅长语文的女



生，这次却发挥得很好。你是为她感到高兴的，只是浓重的失落感像无限蔓延的藤条缠上身体。你勉强甩开情绪，安慰自己，没关系，至少还有作文。

我知道你是真的难过了，在看见作文分以后。

最近晚饭时，高三和高考成了不可避免的话题。

“你要好好努力呀，就一年，一年就好了。”

“只要你考上了大学，爸爸就可以帮你搞定工作的，晓得吗？”

“热的话就开空调好了，不用省的，高三学习之外的事情我们都会帮你安排好的。”

你低着头，扒着饭，偶尔发出“嗯”的回应。

是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不相信那些以“只要……就……”引出的句子？你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少到不能再少的一部分事情才能符合这样的句式，而你，平凡渺小得不会存在于那极低的概率。

你说：“我的世界里仅止于‘只有……才可能……’这样的句式。”

只有花很多很多时间做数学，才可能不出错。

只有每天做比别人多的阅读和完型，才可能赶上别人。

“可能”是一个非常细腻且委婉的词，它为每件事情都留有细心的余地。所以当这些句子被冠以否定的含义时，也是情有可原的。

可能会没有回报。可能毫无起色。可能一切都会付诸东流。

是这样的意思吧。

即使是这样，也依旧没有放弃的权利。你感受到父母愈渐期盼的眼神，你发现身边的同学言语渐少，你看着自己血淋淋的成绩单，这样的你，其实早就没有选择了。

不管前面是独木桥，还是钢丝，甚至根本没有路，你都注定要和所有人冲上去。

因为不够强大，所以必须舍弃所有牵绊。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呀。可还是止不住地可惜。

过去你常常会和我讲，觉得自己有梦想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相比周围人你总会有小小的骄傲。那时，你的眼睛总是亮亮的，有种呼之欲出的光芒。可如今，你的眼睛里只能布满潮湿。并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不是很聪明的小孩，更不是“只要